

“西游”宝卷的取材特点及原因探析^{〔*〕}

○ 张 灵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4)

〔摘 要〕《西游记》成书后,对明清及民国间的戏曲和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它们多取材于大闹天宫、西天取经等小说主体情节。但“西游”宝卷则别具一格,其中作为独立宝卷多取材于属于《西游记》次要情节的唐僧出身及刘全、翠莲故事,而《西游记》主体故事则多以简要的概括,将其嵌入或融注进多类宝卷的叙事语境中,从而使“西游”宝卷在形态上显现出两种不同的特点:一是演绎《西游记》次要情节的单独独立宝卷,一是概括《西游记》主体情节的简要文字叙述。“西游”宝卷和其他民间说唱文学互为补充,共同为“西游”故事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取材特点正是由宝卷神道设教、劝道行善的文体属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西游”宝卷;取材特点;原因探析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经典的形成往往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它的出现确立了故事叙述的稳定性,使此后出现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小说《西游记》便是这样一种经典文本。全书在故事结构上可分为三大部分:前七回描写了孙悟空的出身、师承、神通和精神品格,并通过他在天、地、冥、海四界的往来,初步勾勒出小说交通四界的宏阔空间;八到十二回为西天取经的楔子,叙述了唐僧出身及太宗入冥故事;十三到一百回进入小说的主体故事模块,描写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降妖伏魔,历经磨难,最终取得真经,终成

作者简介:张灵(1983—),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古代小说与民间宝卷研究。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民间宝卷与明清小说关系研究”(13YJC751076)、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规划项目成果。

正果的历程。《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家喻户晓,流传的广度与深度使其成为戏曲和说唱文学借鉴和改编的一大素材库。其中文体属性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宝卷也是如此。但和其它文学形式不约而同地取自大闹天宫、西天取经等《西游记》主体故事的情况不同,“西游”宝卷的取材却显得别具一格,颇可玩味。本文就“西游”宝卷对小说的取材作一粗浅探讨。

一、蹈袭《西游记》故事情节的“唐僧出身”宝卷

在“西游”宝卷中,讲述唐僧出身的宝卷最多,均取材于《西游记》第八回和第九回之间的附录“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以下简称“附录”),该卷叙述唐僧父母陈光蕊、殷小姐的离合之事,是宝卷中很流行的一个故事。其异名众多,^[1]但核其文字,南北方流传的版本差异较大,以北方地区《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和南方地区《唐僧宝卷》为代表,二者虽同属唐僧出身故事系统,但文字、情节均有差异,分属两个不同的叙事支流。

我们知道,“附录”中的情节是明隆庆、万历年间进入《西游记》文本中的,但《西游记》中本就含有唐僧身世的有关情节:

第十一回	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罗网。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出身命犯落江星,顺水随波逐浪泱。海岛金山有大缘,迁安和尚将他养。年方十八认亲娘,特赴京都求外长。总管开山调大军,洪州剿寇诛凶党。状元光蕊脱天罗,子父相逢堪贺奖。复谒当今受主恩,凌烟阁上贤名响。恩官不受愿为僧,洪福沙门将道访。小字江流古佛儿,法名唤做陈玄奘。 ⁽²⁾
第十一回	(唐僧)自幼为僧,出娘胎,就持斋受戒。他外公见是当朝一路总管殷开山,他父亲陈光蕊,中状元,官拜文渊殿大学士。一心不爱荣华,只喜修持寂灭。 ⁽³⁾
第三十七回	三藏道:“……我父曾被水贼伤生。我母被水贼欺占,经三个月,分娩了我。我在水中逃了性命,幸金山寺恩师,救养成人。” ⁽⁴⁾
第九十三回	三藏立于道旁,对行者道:“……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姻缘,结了夫妇。” ⁽⁵⁾
第九十四回	行者陪笑道:“师父说,‘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缘,成其夫妇。’似有慕古之意,老孙才引你去。” ⁽⁶⁾
第九十九回	(灾难簿)上写着:“……金蝉遭贬第一难,出胎几杀第二难,满月抛江第三难,寻亲报冤第四难。” ⁽⁷⁾

以上诸回所保留的蛛丝马迹与“附录”所述梗概基本一致,但这些只是简单的叙述,“附录”的加入,使这一故事的面貌清晰而完整,为后世演绎唐僧出身的其它作品提供了一个成熟的经典范本。^[8]

作为北方地区代表的《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主要人物有陈光蕊、殷小姐、陈母、刘洪、李彪、江流儿等,与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完全一致,故事梗概也与“附录”中“陈光蕊中状元——与殷小姐成亲、赴任——被水贼刘洪杀害——殷小姐为保陈氏血脉委身于贼——江流儿被长老收养——江流儿十八年后寻母认亲——殷开山带兵擒拿刘洪——陈光蕊复活——一家团圆”的情节相同。除了

沿袭小说故事梗概,宝卷的一些细节也与小说相吻合,我们不妨以下面两个情节为例:

情节	《西游记》	《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
陈光蕊卖鱼放生	见店门前有一人提着个金色鲤鱼叫卖,光蕊即将一贯钱买了。欲待烹与母亲吃,只见鲤鱼闪闪眨眼,光蕊惊异道:“闻说鱼蛇眨眼,必不是等闲之物!”遂问渔人道:“这鱼那里打来的?”渔人道:“离府十五里洪江内打来的。”光蕊就把鱼送给洪江里去放了生。 ^{〔9〕}	(鲤鱼)被渔公打住,来到街坊去卖,有陈光蕊买来,看鱼儿眨眼,知道是龙王一转,不杀他,又放在江里。 ^{〔10〕}
龙王搭救陈光蕊	夜叉报道:“今洪江口不知甚人把一个读书士子打死,将尸撇在水底。”龙王叫将尸抬来,放在面前,仔细一看道:“此人正是救我的恩人,如何被人谋死?常言道,‘恩将恩报’。我今日须索救他性命,以报日前之恩。”即写下牒文一道,差夜叉径往洪州城隍、土地处投下,要取秀才魂魄来,救他的性命。城隍、土地遂唤小鬼把陈光蕊的魂魄交付与夜叉去。 ^{〔11〕}	有夜叉来报:“有一尸首,落在官里。”龙王听的:“把尸首抬进来我看。”一见死首,看他死的不明,“我且救他。”龙王写一道牒文,叫夜叉去城隍庙土地祠取这状元陈光蕊的魂来,救他还魂不提。却说夜叉奉龙王牒文,不敢迟延,霎时就来城隍庙土地祠,奉与城隍土地,展开牒文,看见上写:“陈光蕊他是冤枉死的,放他魂灵,教他回生罢。”城隍土地祠看罢就放陈光蕊的魂魄,交与夜叉,引着魂儿就来水晶宫内。 ^{〔12〕}

其中,陈光蕊以“鱼眨眼”断其非凡物,龙王命夜叉与城隍、土地交涉救取光蕊魂魄的细节相差无几,文字契合度很高。其它如殷小姐以往年许舍百双僧鞋,需至金山寺斋僧为由与江流儿相见,又以江流儿左脚少一小指为证认儿等情节,都能看到宝卷的因袭之迹。

除了沿用《西游记》的故事情节,宝卷还通过增加情节来丰富故事含量,如有关唐僧投胎的情节便是宝卷改编者的创造:

却说西天雷音寺有一掌教佛是释迦佛,带领各山教主、诸佛菩萨、四大金身、八大金刚、四大菩萨,同地藏王佛,都来听说:“今有金蝉长老,眠盹不听佛法,把金蝉老祖罚到东京,送与殷小姐腹内投胎入窍。”^{〔13〕}

宝卷中金蝉长老因听佛祖说法时打盹被罚下凡投胎这一情节,在小说中也有迹可循,第八十一回“镇海寺心猿知怪,黑松林三众寻师”中便有此情节:

行者道:“呆子又胡说了!你不知道。师父是我佛如来第二个徒弟,原叫做金蝉长老;只因他轻慢佛法,该有这场大难。”……行者道:“你那里晓得,老师父不曾听佛讲法,打了一个盹,往下一失,左脚下躐了一粒米,下界来,该有这三日病。”^{〔14〕}

小说中金蝉听佛法打盹之因引发了唐僧生病三日之果,而宝卷将这一情节活用,使其成为金蝉被贬下界,投生殷小姐之子的缘由。唐僧出身故事并非一开始便存在于《西游记》故事系统中的,与取经故事的神魔意味颇有脱节之感,宝卷这一改动使陈殷故事系统与取经故事系统有机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宝卷改编的成功之处。

属于南方系统的《唐僧宝卷》同样借鉴了《西游记》中有关唐僧身世的情节

框架,同《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一样,保留了“附录”中的主要情节和几乎所有的人物。“附录”整回六千馀字,而宝卷上下两集两万馀字,是小说篇幅的近四倍。篇幅的扩充意味着宝卷对故事细节的自主创造,通过对情节的扩充、改造,以及新的故事元素的加入,将这一故事演绎成完整、独立的作品。如“陈光蕊买鱼放生”这一关键情节在两种文体中的不同形态,便可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小说中,此段文字不过两百字,买鱼、放生两个关键情节一笔带过,而宝卷对此则演绎得十分详细,将情节细细分解,重构为两大情节中若干个小细节:(1)买鱼:家丁寻鱼不得——状元亲自寻鱼——渔婆说鱼——状元得鱼;(2)放生:拿鱼归家——洗烹鱼儿——鱼儿流泪——母命放生——送鱼归江。宝卷将小说情节扩充了近四倍。此处文字颇长,不便尽录,仅以小说中“至次日早晨,见店门前有一人提着个金色鲤鱼叫卖,光蕊即将一贯钱买了”一句为例:

(光蕊)即便带着安童走到市中,看见一个少年女子,手提一只鱼篮,内有一个活鲤鱼,细鳞金色,状元见了心中一喜:“昨夜差人来到行内无鱼,今日自己却也遇缘,也是母亲的口福。”便问渔婆:“此鱼卖否?”渔婆回复到:“此鱼要卖一千文一斤。”状元道:“此鱼是哪里来的?”渔婆说道:“我到洪江口,有一股惠天泉眼,昼夜不停,风浪滔天,运水循降,不能成冰。我去下网张来的,故此要卖许多钱。”状元心上一想:“乐得鱼儿鲜鲜,冷天却也无处寻的,况且母亲有病要吃鲜鱼,就是再贵也要买。”就吩咐安童付鱼钱十千,拿鱼快快回家便了。^[15]

小说原文30字,而宝卷扩充到近250字,显而易见,宝卷通过情节分解与细节铺陈,大量增加了故事篇幅。宝卷对细节描写的关注,是由其说唱文学的属性所决定的。作为说唱文学,宝卷是以听觉为主要承载体的艺术形式,声音的转瞬即逝对听众的接受而言,印象是短暂的,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对某一情节进行联想与回顾,更不可能对一些非常细腻的情感心理进行体会与回味,所以必须将复杂的情节与人物关系交代得尽可能完善,无一遗漏。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宝卷所采取的方式便是将故事从最细微处进行描绘,使情节推进尽可能具体清晰,故事场景与人物形象尽可能逼真可感。说唱艺术中流行着“表书不清,听客不明;衬托不到,听客直跳”的行话,正是适应说唱艺术的这种特殊要求,所以,宝卷中的细节描写要比小说等案头读物繁复很多。

当然,宝卷并非对小说中的唐僧出身故事一味因袭,它还进行了某些情节的调整,二者最本质的差异在于以下两点:

其一,宝卷对小说情节做了一定程度的修补与改造。如《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交代了龙王因布雨时“错行两云”,被罚做鲤鱼,这才被渔夫捕捞出卖,小说则未言明龙王怎会化身鲤鱼,又怎会轻易被人捕捉,宝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小说的不足;同时,龙王布雨有误被罚这一情节也是借鉴了《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中泾河龙王行雨有误被斩一事,可见,宝卷对小说情节进行了多方面的吸收。最重要的一处调整则是殷小姐的命运:

小说中殷小姐为护陈家血脉,失身于贼,在十八年后母子相认、夫妻团聚、斩贼报仇之后,最终“从容自尽”。《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则将小说这一悲剧结局改为殷小姐封了“贤孝夫人”,同陈光蕊、江流儿等家人“四圣归天”,成仙去了。《唐僧宝卷》用了很大篇幅纠缠于殷小姐失节之事,她数次求死,却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与怜惜,最终和《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一样,改为大团圆结局:“我(陈光蕊)今不愿为官做,夫妻母子总修行。……太夫人长念弥陀佛,殷三小姐念经文。”两种宝卷大致相同的处理方式,正是宝卷常见的大团圆结局和修行成道母题的反映。

其二,较之小说,宝卷增加了大量劝道内容,强化了唐僧出身故事的宗教属性。其中,《唐僧宝卷》虽有劝道之语,但成分相对较为薄弱;《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则增加了很多宗教修道文字,不但将陈光蕊塑造成一个“白日里在书房习学书文,夜晚间点亮灯又看经文”的书生兼宗教信徒,还植入了不少宗教修炼方法的内容,如“第二陈光蕊进了考场”开头便有一段很明显的演说宗教教义的文辞:

从无始在婆娑中,胞胎无奈何,生来死去实难过,这轮回要脱。又被污浊,弥陀来往当错,枉奔波。四大分散,真性那归着,从无始到如今,在南关受苦,几时得反婆娑中?群怕三灾已临,水火又侵,闪杀男女无投奔,那里安身?生来死去,万劫转沉沦。^[16]

就连陈光蕊作的诗也有很浓的宗教意味:

开过兜率在西方,号作中土净梵王。妙相端居金色界,神通大放玉毫光。闫浮檀水心无染,优钵昙花体自香。率土苍生归御火,茫茫苦海从之航。^[17]

可见,唐僧出身宝卷在蹈袭小说故事的同时,并非一味模仿,而是将小说故事融入宝卷的叙事语境,并加入宝卷不可或缺的宗教元素,成为蕴含新的文化意义的作品。

二、舍弃“西游”故事内核的《翠莲卷》

《翠莲卷》截取了《西游记》中的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第十一回“还受生唐王遵善果,度孤魂萧瑀正空门”的相关情节,单独成书。宝卷末尾四句韵文“此卷不是我自造,唐朝流传到如今。句句多是正情话,唐僧取经天下闻”,^[18]也表明了宝卷故事来源于取经故事系统。但刘全、翠莲的有关故事在小说中非常简略,前后不过百餘字:

有一赴命进瓜果的贤者,本是均州人。姓刘名全,家有万贯之资。只因妻李翠莲在门首拔金钗斋僧,刘全骂了他几句,说他不遵妇道,擅出闺门。李氏忍气不过,自缢而死。撇下一双儿女年幼,昼夜悲啼。刘全又不忍见,无奈,遂舍了性命,弃了家缘,撇了儿女,情愿以死进瓜,将皇榜揭了,来见唐王。^[19]

撇开其后翠莲借玉英公主之身还魂的情节,这个故事世情味非常浓,和《西

游记》的神魔氛围有很大差异,叙事也仅具大概:刘家富庶,翠莲因何拔钗斋僧?又为何只因几句口角便“自缢而死”?诸如此类的许多细节问题均未交代,这就为故事的再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翠莲卷》在小说情节的基础上,将翠莲斋僧改写为唐僧师徒奉观音之命“去化她(指翠莲)头上金钗一枝,弄她夫妻分散”,目的是要“度她龙华会上去”,将故事设定在浓厚的修道度化氛围中。宝卷具体增加了唐僧逼化金钗、黄婆报复污蔑翠莲、翠莲地狱入龙华会、阴司惩处黄婆、玉帝遣火德星君烧毁刘全房屋、刘全投奔亲妹被拒、刘全封驸马受皇恩、夫妻同修上天庭等情节,极大地丰富了小说中原本单薄的刘全、翠莲故事。在小说《西游记》中,这一故事作为主线的一个衍生物,从属于“太宗入冥”故事,而宝卷对这二者的处理恰恰相反,刘全、翠莲成为整个故事的主角,“太宗入冥”则只是为刘全入地狱寻妻提供了一个契机,成为刘全、翠莲故事的衍生物。

具体地说,《翠莲卷》包括三个故事单元,以刘全、翠莲故事为主,以唐僧取经、太宗入冥故事为辅。下面就以三个故事单元在宝卷中的表现,及其与《西游记》情节的异同来作一比较。

首先是《翠莲卷》中的唐僧取经故事。宝卷借用了小说取经故事的外壳,沿用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格局:

且说唐僧奉了唐皇之命到西天取经,同了三个徒弟,一个孙行者,一个沙和尚,一个猪八戒,在西天取经。^[20]

除此数语之外,全无小说原著痕迹的留存。不但如此,唐僧师徒四人的形象也与小说迥异,以最为突出的孙行者形象为例,可通过刘全盘问其金钗来历时的对答窥见一斑:

刘全看见和尚手里的金钗颇似自己家中之物,心中疑惑,便过去询问。孙行者答道:“我这根金钗不是买的,又不是拾着的,有个娘娘送与我的,如今缺少路费,只要卖二十两银子就好了。”^[21]

孙行者故意将金钗来历说的模模糊糊,暗示刘全其妻在家不检点,与和尚有不轨关系,小说中嫉恶如仇的行者形象荡然无存。再如唐僧的形象,以翠莲的描述为例:

唐僧听说我不肯,他要撞死我墙门。我想僧人来撞死,唐皇知晓罪勿轻。恐怕弄出人命事,就拿金钗与僧人。^[22]

这种得不到金钗就要赖撞墙的行为,也与小说中忠厚慈善的唐僧相去甚远。可以说,宝卷中的师徒四人已失却了《西游记》的精神内核,变成了挑拨刘全、翠莲夫妻关系,促使翠莲死亡的刽子手角色。

其次是太宗入冥故事。《翠莲卷》中此故事非常简略,删去了小说中直观叙述太宗入冥的大段文字,将这一情节压缩为太宗口中的一句倒叙:

寡人昔日游地府,许了两个大愿信。第一个许西天取经,第二许进南瓜两个送与阎君。^[23]

而原来小说中的太宗入冥故事则被刘全游地狱情节所替代:

刘全即刻入幽冥,地狱之中看分明。血湖池边来经过,多是难产女子身。剥衣庭边对锯解狱,油锅相对火坑城。刀山地狱心惊骂,十恶忤逆扎舌根。奈何桥上真难过,万丈高来阔三寸。上桥就有毒蛇咬,下桥还有恶狗吞。刘全一路来看见,阴司地狱吓杀人。走到殿前前后看,牛头马面两边分。正殿上面仔细看,巍巍坐定地藏尊。正殿上坐的是幽冥地藏,两旁边坐的是十殿阎君。阎王骂刘全听肉跳心惊,奏明君口称臣赦臣罪名。唐天子差我到明君殿前,唐明皇瓜两个送与阎君。^[24]

这里,太宗入冥故事在宝卷中的唯一意义,便是引出唐僧挂榜招人地府进瓜的建议,以便展开宝卷的主体情节——刘全地狱进瓜寻找妻子的故事。

再次是刘全、翠莲故事。和《西游记》相比,宝卷增加了黄婆和刘全之妹等人物,尤其是黄婆及其相关情节的增加,非常具有世俗化的特征。且看黄婆之出场:

勿宣刘全归家转,再说黄婆黑心人。且说前村有一个黄婆惯做伤生害命之事,搬嘴弄舌,东借西移,有借与她,满面添花;若不借与她,面上生毛。^[25]

出场伊始便设定了她“黑心人”的身份特征。后黄婆问翠莲借米面,翠莲不借,才引发了此后黄婆三番两次向刘全进谗,刘全遂疑妻子与和尚有不轨,逼死翠莲的情节:

第一次进谗	勾引和尚家里住,大娘看见骨顿轻。日渐募化外面去,夜里陪伴大娘身。朝南坐了唐和尚,大娘对面身坐定。左边坐个猪八戒,右边坐个孙行者。撮角坐了沙和尚,梅香陪伴饮杯巡。共有留住半个月,村邻晓得赶动身。前门逃出唐和尚,后门逃出小沙僧。墙上扒出猪八戒,旁边走出猢猻精。大娘心中多着急,扯住和尚泪纷纷。送他金钗为表记,和尚拿只就动身。 ^(26)
第二次进谗	外边人人来谈论,街坊市镇多知音。员外头戴绿纱帽,身上穿的花背心。你若走到街坊去,有何面目见众人。人言四方称员外,被人谈笑不非轻。 ^(27)
第三次进谗	员外家私千万金,家中妻子多缘分。头上戴的六角巾,身上爱穿花背心。唐僧果然生得好,翠莲一见喜欢心。她的丈夫淮安去,勾腔搭背进房门。朝朝夜夜寻欢乐,两人对面饮杯巡。恩爱情深难分别,赠他金钗两留情。小儿外边唱只好,唱只果然有恩情。莫说员外心中恨,就是老身也气闷。不如将她打死了,另娶一个女佳人。 ^(28)
劝翠莲自尽	娘娘三贞九烈女,不该打倒这光景。浑身生嘴说勿清,跳在黄河洗不清。你是端方贤良女,有何面目见众人? 今日娘娘寻短见,落得名声正好听。 ^(29)

黄婆所言虽皆为子虚乌有的污蔑之词,却句句阴毒,直戳刘全痛处,成功勾起刘全杀心。可以说,黄婆是《翠莲卷》编写者的一大创造,《西游记》本无此角色,宝卷无所依傍,将黄婆塑造成一个爱弄口舌、心肠狠毒的三姑六婆形象。如果说观音菩萨是刘全、翠莲婚姻悲剧的始作俑者,唐僧师徒是实施者,那么黄婆就是名副其实的帮凶和刽子手。她虽成功逼死翠莲,出了心中恶气,却仍然逃不过阴司审判,被阎王捉拿阴司惩罚:“七窍流血舌头伸,嚼断自己舌头根。脚向天来头向地,浑身剥皮活抽筋。”黄婆这一角色的加入,并非仅为增加篇幅,丰富情节,作为宝卷中唯一的“恶人”,她承载着宝卷教化大众善恶有报、积善除恶的创作目的:

在堂大众细听清,可见黄婆舍收成。千万不可搬是非,不可嚼舌乱说人。但看黄婆娼根样,阴间地狱受苦辛。押入酆都地狱去,千年万载不超升。^[30]

宝卷便是这样通过对刘全、翠莲故事的多方面改造,使其成为一部独立完整的作品。小说中的刘全、翠莲故事本与唐僧取经故事毫无关联,宝卷编者巧妙地借观世音菩萨令唐僧强行募化翠莲金钗,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小说中原有的情节发生了质的变化。

三、作为说唱素材出现在宝卷中的“西游”故事

除了截取《西游记》中某一情节单独成书,宝卷还经常将小说中铺陈细述的故事进行高度凝练的概括,以构成宝卷最基本的部件——说唱素材,参与到叙事中来。不论是早中期的佛教宝卷、教派宝卷,还是晚期的世俗宝卷,都能看到“西游”故事的身影。

前者多以宗教譬喻或劝化修道的方式出现,如《达摩宝传》中的取经故事说唱:

唐三藏过西天辛苦不尽,九九灾八一难死中得生。悟空心沙僧命唐僧是性,白马意八戒精配合五行。五千四成一藏十四年正,行十万八千里始到雷音。先发下无字经有字后更,十二部真妙品尽在我身。^[31]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也有“唐僧非在西天取,那有凡胎见世尊。行者东方左青龙,白马驮经度贤人。迷人不识朱八戒,沙僧北方小婴童。性命两家同一处,黄婆守在戊巳宫”^[32]之语。《西游记》本就存在“金公”、“木母”、“婴儿”、“姹女”、“心猿”等大量内丹修炼术语,以五行比五众、“三五合一”(即五行之中,金、木、土各指人体之精气、元神、意念)等宗教譬喻手法也为宝卷所继承,成为民间宗教阐释修炼法门的常用词语。以西游故事元素为例,演说修行“大道”的宝卷可谓比比皆是,明成化年间罗教“五部六册”中的《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便有“圣者朱八戒、沙和尚、白马做护法,度脱众生,护法都成佛去了”的文字。^[33]罗教经卷《销释真空宝卷》则记录了唐僧取经途中的近十种磨难:

将领定孙行者齐天大圣,猪八戒沙和尚四圣随跟。正遇着火焰山黑松林过,见妖精和鬼怪魍魉成群。罗刹女铁扇子降下甘露。流沙河红孩儿地勇夫人;牛魔王蜘蛛精设人洞去,南海里观世音救出唐僧。说师父好佛法神通广大,谁敢去佛国里去取真经?灭法国显神通僧道斗圣;勇师力降邪魔披剃为僧。兜率天弥勒佛愿听法旨。极乐国火龙驹白马驮经。从东土到西天十万余里。戏世洞女儿国匿了唐僧。到西天望圣人殷勤礼拜,告我佛发慈悲开大沙门,开宝藏取真经三乘教典。暂时间一刹那离了雷音,取真经回东土得见帝王。^[34]

又如《叹世无为卷》中也有此类叙述:

三藏师度众生成佛去了,功德佛成佛位即是唐僧。孙行者护佛法成佛去了,他如今佛国里掌教世尊。猪八戒护佛法成佛去了,他如今现世佛执掌

乾坤。沙和尚做护法成佛去了,他如今在佛国七宝金身。火龙驹护唐僧成佛去了,他如今佛国里不坏金身。^[35]

这里,唐僧诸人“功德佛”、“掌教世尊”、“现世佛”等神号与小说中并不相同,显然是宝卷借这其名头,宣扬自家神佛崇拜的手段。

这些“西游”素材均以取经故事来渲染修道过程之艰险,以达到劝说修行之目的。总体来看,明代及清初的民间宗教宝卷中涉及西游素材者,或“以之作为阐发教义的载体,给五众以修炼之术的象征意义”,或“以唐僧西游譬喻演说大道”。^[36]

当然,“西游”故事在宝卷中并不仅仅作为宗教宣传载体出现,在某些教派宝卷中,也作为讲述故事的情节性因素出现,如《二郎开山宝卷》中便有二郎神斗悟空之语“移山倒海拿行者,翻江搅海捉悟空”,并提及唐僧收徒的经过:

唐僧领旨辞圣主,出了长安望西行。单身独自无护法,步步游行一个人。登山迈岭多劳苦,沟沟涧涧最难行。凹凹凸凸山山涧,岖岖湾湾路不平。辛辛苦苦往前走,主天主地一座山。到了山中无出路,要见活佛难上难。唐僧祝赞天合地,阿弥陀佛念万千。正是长老为难处,猛听人语叫连天。叫声师父来救我,情愿为徒把经担。唐僧一见忙念咒,太山崩裂在两边。行者翻身拜师父,担经开路上西天。……又收八戒猪悟能,两家山,遇白龙,流沙河里收沙僧。^[37]

这段文字便是单纯叙述收徒过程的情节性素材。又如《白氏宝卷》、《蟠桃卷》等都热衷于在《西游记》中搜罗素材以为己用。《白氏宝卷》中,天宫蕊芝仙子收白氏为徒,令其看守蟠桃园,此处情节也加入了孙悟空窃蟠桃、闹天宫的情节:

昔年被孙行者管只御桃园,偷吃了桃子,弄出大闹天宫的事来,亏得如来佛来收镇了,压他在五行山,五百年后遇唐僧取经才之放他出来,做个徒弟,将功接罪,后来成了斗战胜佛。^[38]

而宝卷中很盛行的蟠桃会更有明显因袭《西游记》的痕迹,以《西游记》、《白氏宝卷》、《蟠桃卷》中所共有的描写蟠桃神奇色彩的文字为例:

《西游记》	《白氏宝卷》	《蟠桃卷》
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体健身轻。中间一千二百株,层花甘实,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后面一千二百株,紫纹细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 ⁽³⁹⁾	却说御桃园原是玉帝蟠桃大会的重事。头等的仙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子三千年熟,一会九千年,邀同王母约众大仙齐赴蟠桃大会;二等仙桃二千年开花二千年结子二千年熟,一会六千年,邀约众仙祈福蟠桃二会;三等仙桃一千年开花一千年结子一千年熟,一会三千年,邀约众仙齐赴蟠桃三会。 ⁽⁴⁰⁾	头一园三千科(棵),三千年熟,第二园三千科(棵)五千年熟,此二院之桃人吃了能去病延年,与天齐寿。第三园三千科(棵),乃是先天灵苗,与前两园不同,三千年方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熟,短头一万年,此桃金色紫纹细核,其大如碗,其味无比,人吃了可长生不死,能成佛成仙,脱壳飞?。 ⁽⁴¹⁾

上述文字之间的因袭之迹非常明显。此外,世俗宝卷中也不乏演说取经故事者。《增补双熊梦十五贯宝卷》中有说《西游记》中第八十一回“镇海寺心猿知怪,黑松林三众寻师”、第八十二回“姹女求阳,元神护道”、第八十三回“心猿识得丹头,姹女还归本性”所演“无底洞遭困六十九难”者,即老鼠精将唐僧摄入陷空山无底洞中欲结婚姻的故事:

唐朝有个唐三藏,封了旨意去取经。□□□□无底洞,有个皮惯老鼠精。□□□□猪八戒,绣鞋哄了孙悟空。鼠精拿住唐三藏,恼了天上李老君。天王李靖施法力,哪吒太子显神通。无底洞中收鼠精,解上天曹第一功。^[42]

宝卷此一情节的加入是为了扣题“十五贯”钱被老鼠所偷衔而引发的冤案,说明鼠患可恨之意。

综上所述,宝卷中的“西游”素材大都在故事框架大致不变的前提下,对细微末节之处进行了有意无意的改造。可以说,《西游记》为宝卷创作提供了一个内容异常丰富的素材库,在古代,还没有哪一个民间传说,也没有哪一种故事系统,在宝卷中有“西游”故事这么广泛的影响力。

四、“西游”故事宝卷取材之思考

如上所述,《西游记》在结构上分为石猴出世闹天宫、唐僧出身及太宗入冥,以及作为小说主体的西天取经等三个故事单元。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着众多印本与抄本,在民间传播甚广的《唐僧宝卷》、《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翠莲卷》等单篇流传的“西游”宝卷,均取材于小说第二个故事单元,即唐僧出身和太宗入冥单元,而《西游记》中占主体地位的第一、三两个故事单元则主要作为次要的说唱素材出现。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西游记》的主体故事中没有产生单独流传的宝卷,反倒是最不引人注意的次要情节出现了好几种流传度很高的单篇宝卷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以下几点有关:

首先,小说中的“太宗入冥”和“唐僧出身”所隶属的故事母题均是宝卷的传统题材和果报主旨。“入冥”故事本就是宝卷的传统题材,其代表有最早的佛教宝卷《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以及《观世音游地狱宝卷》、《王大娘游十殿宝卷》、《销释明证地狱宝卷》等,它们均以“入冥”作为主体情节;此外,以修道为主题的《红罗宝卷》、《三世修行黄氏宝卷》等,也以“入冥”为从属情节;包括某些世俗宝卷,如《雪梅宝卷》,也有此类情节;“入冥”几乎成为宝卷特定的情节范式。^[43]刘全、翠莲故事在小说中本就从属于太宗入冥故事,因世俗意味较浓,刘全夫妇作为普通乡民,离奇经历使他们成为皇亲国戚,这种发迹变态的故事正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而“唐僧出身”故事中,其父陈光蕊买鱼放生得好报的情节又正与宝卷宣扬戒杀行善、因果有报的主旨相契合,因而,这两个故事很自然成为宝卷改编者所青睐的题材。

其次,《西游记》的“闹天宫”故事充满了反抗神权的斗争精神,与宝卷神道

设教的宗旨相违背。综观宝卷故事系统,《先天原始土地宝卷》是仅见的与“闹天宫”故事相似的作品,该宝卷描写了大地化身的土地神无视“贵贱”、“不晓高低”,^[44]与玉皇大帝等天宫众神斗法,“我把天宫闹,神兵不能敌”,^[45]用龙头拐杖大闹天宫的故事,土地神即是孙悟空式的具有反抗精神与自由信念的叛逆者形象。但这几乎是宝卷中绝无仅有的,绝大多数宝卷还是依照其宣扬宗教教义、树立神佛崇拜的文体属性来结撰的。因而,《西游记》中“闹天宫”故事无疑难以进入宝卷故事系统中,即使有个别宝卷提及“闹天宫”(如《白氏宝卷》),也是持贬斥的态度。而小说中的孙行者形象则被宝卷进行了有所取舍的改造,他的神通广大被保留下来,如在叙述玉帝女儿张四姐与凡间书生崔文瑞爱情故事的《闹东京宝卷》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的诸多法力,但其反抗精神却已荡然无存,反而是站在了具有相同反抗精神的张四姐的对立面,彻底沦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可见,虽然“闹天宫”在宝卷中也有所涉及,但却背离了小说原来的文化品格,空留下一个失去精神内核的背景性情节。

再次,《西游记》取经途中八十一难的故事之所以没有单篇演绎的宝卷,是因为这部分内容篇幅太长,单独截取某一“难”又因故事前后联系紧密,主题过于单一,难以脱离八十一难的整个故事系统,不具备独立传播的特性,因此不适合单篇宝卷的演绎。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部分内容表面看是神魔之争,其实不少妖魔都是神佛派遣下来,或是神佛侍从、坐骑私下凡来的,在宝卷的特殊传播语境下,所有素材都应为其彰显神灵信仰的文体属性服务,这种乱自上作、神界内部相斗的故事无法进入宝卷的叙事系统,因此,从取经途上九九八十一难中截取某一难单独成篇的宝卷也就难以产生。

至于经常以概说形式作为说唱素材出现在宝卷中的“西游”故事,其间虽无一定规律可循,却有几个特点:其中唐僧出身和刘全、翠莲故事间或出现其中,但唐僧收徒、取经、成佛的素材出现频率最高,这与宝卷中宗教度脱的修道思想有着内在联系。唐僧所收之徒无不是触犯“天条”者,收徒过程正是唐僧对他们进行初步度脱,即拔救他们摆脱佛法惩罚的过程,而路经八十一难也正是其破除心魔、自我救赎的过程,经过外部度脱与自我救赎,他们最终修得正果,成佛成神,一个完整的宗教度脱过程至此圆满完成,这正是宝卷编写者如此偏爱此类“西游”素材的原因所在。而八十一难中事涉牛魔王、罗刹女、红孩儿者也是较常用到的素材,他们作为家庭整体出现于故事中,在神魔身份之上又覆盖了一层世俗人性的特征,这与民间社会对饱含世俗特征的神魔故事较易接受的情况有着内在联系。与之类似的还有女儿国、陷空山的故事,也因其牵涉世俗情爱,为大众喜闻乐见;又,灭法国等牵涉到护持佛法,自然这类突出佛法无边、亵渎佛法必得罪罚的故事更能突出宝卷的创作宗旨,因此也常作为“西游”元素出现在宝卷的叙述中。

可见,宝卷对小说《西游记》的取材无不遵循其文体属性与传播需要,不仅有次要题材的铺陈演绎,也有主体情节的概括提炼;既有故事的直接因袭,也有

不同程度的加工改造,更有在长期传播过程中一些重要人物情节所形成的特定意象;这种取材的选择,虽然将我们传统所认为的“西游”故事最为精华的部分舍弃或变异,但在其它文体形式纷纷将“闹天宫”等故事作为主要改编对象的背景下,“西游”宝卷作为《西游记》在民间传播的一种特殊文体,正好弥补了其它文体的空缺,从而使整个“西游”故事完整地呈现在民间说唱文学系统中。

注释:

[1]如《唐僧取经宝卷》、《江流宝卷》、《江流僧复仇报本宝卷》、《陈光蕊卖鱼方生宝卷》、《唐僧出世宝卷》、《长生宝卷》、《西游记宝卷》等,现存最早版本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抄本。详见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2][3][4][19][39][明]吴承恩:《西游记》(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39、139、448、113、51页。

[5][6][7][14][明]吴承恩:《西游记》(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118、1125、1180、977页。

[8]明代杨景贤有《西游记》杂剧,第一本有讲述唐僧出身故事的“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雪仇”四出,考其情节、文字,“附录”与宝卷中此故事的形态更为接近。

[9][11][明]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95、96页。

[10][12][13][16]《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五福堂旧抄本。

[15]《唐僧宝卷》,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

[17]《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五福堂旧抄本。此诗亦见于明万历间的两部小说,一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开兜率在西方,号作中天净梵王,妙相端居金色界,神通大放玉毫光。阎浮檀水心无染,优钵昙花体自香。率土苍生皈仰久,茫茫苦海泛慈航。”一为邓志谟《铁树记》:“国开兜率在西方,号作中天净梵王。妙相端居金色界,神通大放玉毫光。阎浮檀水心无染,优钵昙花体自香。率土苍生皈仰久,茫茫苦海渡慈航。”仅有数字之差,当为宝卷传抄过程中的改动或错讹。

[18][20][21][22][23][24][25][26][27][28][29][30]《翠莲卷》,民国二十九年(1940)顾荣大抄本。

[31]《达摩宝传》,《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影印本第十一册,黄山书社,2005年,第124页。

[32]《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影印本第二册,黄山书社,2005年,第763页。

[33]《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明刊折本。

[34]《销释真空宝卷》,《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影印本第二册,黄山书社,2005年,第3页。

[35]《叹世无为宝卷》,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胡仰山重刊折本。

[36]陈洪、陈宏:《论〈西游记〉与全真教之缘》,《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第117-118页。

[37]《二郎开山宝卷》,明刊折本。

[38][40]《白氏宝卷》,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文宝斋刊本。

[41]《蟠桃卷》,旧刻本。

[42]《增补双熊梦十五贯宝卷》,清道光十八年(1838)积善堂抄本,品相较差,有破损,某些字已不可辨。

[43]张灵、孙逊:《小说“入冥”母题在宝卷中的承续与蜕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61-68页。

[44][45]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41、543页。

[责任编辑:兆 戊]